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蜃樓志 第十三回 初出山論將談兵 權落草封官拜爵

談兵紙上自矜奇，漫說偏隅可創基。 從古書生最饒舌，未經肱折即名醫。

從來螳臂慣當車，海瘴平空混太虛。

試向循州詢往事，幾多技擊已纒鋤。

博羅布衣白希邵，道號遯庵，小築數椽于羅浮山下。

貧無擔石，壁有琴書，胸藏不測之機，指劃先天之數。行兵布陣件件皆精，草帽葛袍飄然自得。他于三年前曾佔一卦，預知沿海一帶幾年兵燹之災，到後來以盜攻盜，可仍眾國家梁棟，自己亦在數內，但不知起於何時。

這日正在沿溪垂釣，聽得往來行人紛紛議論，說羊蹄嶺上近來有草寇屯駐，雖不劫掠平民商賈，但這一條路是不通的了。

遯庵笑問道：「老兄的話說錯了，那強盜不打劫財物，何以得生？」那人道：「先生，你不曉得，這大王是姚副將的兄弟，要想報效朝廷。他有天大的冤屈在身，專殺貪官污吏，打劫那為富不仁之徒，不驚動一個好百姓。」遯庵偶然觸著心事，即罷釣回家。想道：「聽方纔說來，這姓姚的有些希罕，自古從未有竊據山林、可以報效朝廷的情理。我姑佔一卦，以卜行藏。」

因焚香布著，佔了一卦，得師之九二。大喜道：「九二，在下為群陰所歸，上應于五，而為所壘任，將來主三錫命，正合著從前之數。他那知天壤間有我，我須自去尋他。」于是撇了藥爐茶灶，別了茅舍竹籬，飄然往惠州進發。

不日到了鵝埠。三三兩兩傳說：「姚大王佔住了羊蹄嶺，前月殺敗了碣石鎮兵馬，這幾月提標就有官兵到來征剿。我們不怕強盜，只怕官兵，一到此地，定要遭瘟，趁早收拾躲避。」

遯庵聽在心裏，吃了點心，意出街望早路走來。

上山不到二里，望見一座高關，關上豎著一根「招賢」二字的旗號。此時羊蹄嶺上已有千餘人馬，定下規模，正中大寨，姚霍武、馮剛居住，前寨何武，左寨韓普，右寨谷深，蔣心儀已送家眷到來，居於後寨。南關王大海、戚光祖把守，北關呂又達、許震把守，尤奇、褚虎另立一寨于鳳尾河邊，以防水道。

這日正從教場中演武回來，聽得北門來報：「有一書生投見。」霍武忙叫請來。只見許震領著一人，昂然竟入。霍武起身相迎，遯庵長揖就座，許震替他道了姓名。霍武問道：「姚某一介武夫，別無纔智，蒙白先生枉顧，未審何以開導愚頑？」

遯庵道：「方今聖天子在上，遐邇一體，眾庶會歸，不識將軍雄踞此山，意欲何所建立？」霍武道：「某世受國恩，甯敢安心叛逆？只是眾兄弟為賊官所逼，某哥哥又被讒就戮，心竊不甘，會當掃除宵小，殺盡貪污，然後歸命朝廷，就死關下。此是姚某的本心，惟天可表！所以只取焚賊家產，不敢擅害良民。」

遯庵道：「將軍此言未必不光明磊落。但賊官點點家私，豈能供為人大嚼？後來原要波及良民。況羊蹄嶺彈丸片地，豈能控制粵東？萬一督撫發下文書，提標兵馬攻其北，碣石鎮標兵馬攻其南，潮鎮兵馬從東南掩至，不要說眾寡不敵，他三面架起大炮，遠遠的打來，這山既不甚高，又無城郭溝池之固，諸公雖有冲天本事，恐亦插翅難飛。若不思患預防，寧非燕雀處堂，不知棟梁焚之禍烈乎？」霍武等瞿然離席，道：「某等只圖目下苟安，實未想著後來禍患。願聞先生萬全之策，某等敢不拜從！」遯庵道：「羊蹄嶺係海、陸二縣進省的要路，不取二邑，斷無寧靜之期。為今之計，先取碣石，後圖二縣，再收甲子；然後遣一將以重兵扼住惠來界口，一將鎮守此山，虎視惠、潮，撫綏嘉應。二縣的錢糧，除軍餉之外，存貯倉庫，將來歸還朝廷。此乃高枕無憂之算也。」

霍武道：「先生此論，自然確當不移，但不知何以要隔著海、陸二縣，先取碣石？」遯庵道：「海豐現遭挫敗，自然日夜戒嚴；陸豐接壤之區，怎肯不為守備？況城池高厚，恃著碣石的救援，攻之未必即克。惟碣石自恃險遠，斷不提防；且主將會哨未回，只須數百人乘夜襲之，斷無不破。兵法所云『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』也。碣石一破，二縣喪膽，彼既孤立無依，取之直摧枯拉朽耳！」

霍武大喜，便欲拜為軍師，又恐眾心不服，因吩咐：「傳齊眾弟兄，明日正寨會議。」次日，聚義廳上設了三個席面，姚霍武、白希邵、馮剛居中，眾人各分左右坐定。酒行三爵，霍武開談道：「姚某蒙弟兄們不棄，一力相扶，只是我們都是武夫，不曉得出奇制勝之理。今幸白先生惠顧，某意欲暫屈幫扶，眾兄弟以為可否？」眾人道：「哥哥招賢納士，一片誠心，但未知白先生果有真纔實學否？」霍武道：「白先生纔學自然緯地經天。請問先生，自古有名將、軍師之號，未知何等人物，如何學問，纔稱其名？」

遯庵道：「軍師、名將，迥然不同；智勇兼備，名將之任也；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軍師之事也。不但為六軍之師，且可為三代以下王者之師，纔不愧軍師二字。師尚父是古來第一軍師，留侯、武侯、魏元成、李藥師、趙學究、劉秉忠、本朝劉誠意，皆其流派也。孫武子為名將之宗，韓淮陰、周公瑾、郭汾陽、岳鄂王、韓蕲王皆其尤者。其次則戰國之樂毅、趙奢、李牧、白起，漢之周亞夫、李廣、馮異，唐之李光弼，宋之曹彬及國初徐中山、常開平輩，亦其選也。其有似軍師而不得謂為軍師者，夷吾之佐齊桓，范蠡之營勾踐，陳平之策漢高，王猛之啟苻堅是也。其有似名將而不得謂之名將者，先軫之譎而無禮，穰苴之未逮大功，孫臏之僅圖私報，田單之乘機復齊，鄧艾之行險入蜀是也。此外瑕瑜互見，褒貶交加，則更仆難數類。」一番議論，說得眾人心服。霍武道：「先生大才，本不該小用，既蒙俯就，暫屈為軍師之任，某等願聽指揮。」遯庵慨然應允。

當日同至教場，聚集眾軍聽令。請白希邵登壇，霍武拔所佩寶劍奉上，自己先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自姚某與眾弟兄起，下及軍卒人等，有不從令者，即以此劍斬之。」遯庵答拜受命。

眾弟兄參見過了，一旁坐下。遯庵登壇，曉諭道：「我法簡而易明，嚴而可守：劫掠平民者斬；姦淫婦女者斬；洩漏軍機者斬；竊取財物者斬；聞鼓不進、聞金不退者斬；前隊先登，後隊不繼者斬；一將失利，諸將退後者斬；不依部伍，擅自行止者斬。其餘小罪，各依輕重捆打。」

眾人各各聲諾。

遯庵便叫毅深聽令道：「你領二百步軍，至鳳尾河上流築壩，將下流的水戽乾，晝夜守住，臨期別有號令。」又叫蔣心儀聽令道：「你領步兵一百名，搬運木石，在鳳尾河北口兩岸埋伏，身邊各帶火槍火箭等物，倘有官兵進口，不許堵禦，靜候號令。」又吩咐呂又達、許震：「北關多備炮石、滾木、弓箭，倘遇官兵攻打，不許出戰，只許炮石打退，便算頭功。」

眾人各受令去訖。

遯庵下壇，與霍武等回寨，叫匠人打造火龍、火馬、火鴉、天雷、地炮、飛車之類。霍武問道：「先生方纔發鳳尾河兵卒，未知是何主意？」遯庵道：「四五日內，自見分曉。」一連三日飲酒，不理別事。早有北路探卒報說：「提標中軍賀斯光，調集三千人馬、戰將二十員，已到鵝埠下寨，請令定奪。」遯庵賞了探卒，即取令箭一枝，付與韓普道：「你到南關去吩咐王、戚二將，關上刀槍旗號一齊撤下，領著本部人馬下山，于東路一二里下寨，以防海豐縣出兵夾攻。你就在營相助。」又取令箭一枝，叫帳下頭目去北關吩咐：「恪遵從前號令，倘有故違，雖勝必斬。聽得山頭炮響，方許下山衝殺。」又取錦囊兩個，叫人分送蔣心儀、毅深遵令行事。再傳馮剛、何武、尤奇、褚虎四人，領四百名兵，各帶火器，于鳳尾河兩岸伏下，聽得山頭炮響，各向河中射去。自己與姚霍武在高阜處安放號炮，靜候捷報。正是：

曾標國士無雙譽，且看羊蹄嶺上功。

再說提標軍門任恪，是個智勇兼備的元戎，與姚衛武最為投契。衛武失機，督撫參奏，任公不但肯會銜，並有劄致督撫，祈他寬宥，准其戴罪立功，無奈兩衙門不允。任公料得姚副將斷無死罪，也就罷了。後來在洋面上接得稟報，羊蹄嶺有強人佔住，他還不大關心。後又接到碣石、海豐的告急文書及督撫的移文，方知姚衛武已經斬首，這為頭的就是衛武的兄弟霍武。恨他不畏朝廷

的法度，不顧父母的體面，因論本標中軍賀斯光領兵征剿，叫他活擒到來，自己細細審問。

這賀斯光乃是永樂時大將軍邱福的首孫。邱福因出塞全軍覆沒，次子邱賀逃竄粵西，改姓為賀。那賀斯光係提標第一員勇將，臂開兩石之弓，手提百斤之棍，任公向來用為先鋒，戰無不克。奈他恃勇輕敵，更有信陵君醇酒婦人之癖。奉了任公將令，正要起兵前進，卻好督撫的檄文又到，因挑選馬、步軍兵二千，七八個參遊守備，鼓勇而來。

因主將勇悍荒淫，部下效尤更甚，一路上逢人家就搶，逢婦女便淫，非理分外的兇狠。到了鵝埠，放起一把火來，燒做白地下寨。

斯光吩咐：「即刻踏平了羊蹄嶺，再吃早飯。」眾軍吶喊上前。那關上的火炮、木石兩一般的打下來，不能前進，斯光說道：「賊匪既作準備，且吃飽了飯，尋一個計策破他。」因吩咐一面埋鍋造飯，一面叫人四下打聽上山路徑。早有探卒報到：「各處都無路可上，惟有西南大路雖新設一關，卻無人把守，且鳳尾河中淺水新涸，不必用船。」賀斯光道：「這夥賊匪，他知道我從北路殺來，所以這裏加緊把守。我如今轉去攻他背後，叫他迅雷不及掩耳，可不一個個都死。我們日間不可移動，恐怕他參透機關。一面故意攻山，晚上從鳳尾河進去，他就防備不來了。」

眾將歎服。

斯光吃了半日酒，到了晚上，留一二百名老弱看營，搖旗擂鼓，虛張聲勢，自己同了眾將，潛從鳳尾河進發。河中無水，人馬爽快而行。走不到十里路，聽得山頭震天價一聲炮響，霎時間兩岸火把齊明，無數火器盡行攬入。

斯光大吃一驚，情知中計，急叫快快轉去。誰知火器著了衣甲，燒得個個著忙，山上的火箭又如飛蝗一般亂射下來。

到得口頭，來路已經塞斷，回顧手下兵卒，已燒死一半。斯光無計可施，大叫眾兵：「拚命殺上岸去，死裏逃生！」自己奮勇一躍，便有二丈多高，一手扳住樹木，一手揮棍，挨上岸。誰知這樹根已被火傷，怎禁斯光的神力？樹根折斷，卻又倒栽蔥跌下河來。那上流之水忽然淹至，一千多焦頭爛額之人，都做了燒熟的魚鱉，也辨不出什麼將官、兵卒、馬匹了。那老營中二百餘人，已被又遠等殺散，搶了許多輜重器械及糧餉等物。

霍武、遯庵已知大獲全勝，天明坐在寨中，各路都來報捷。

遯庵吩咐將山南人馬撤還，俱延至寨中吃慶賀酒席。

霍武將所得糧餉銀錢分賞眾兵卒，叫他們亦各歡飲一天。

席間，遯庵說道：「惠州經此番大岬，自無人敢再來。任提督又在外洋，也未能驟至。只是督撫兩標兵馬，數旬之內必然掩至。乘此刻秋涼閑暇，眾將軍當不辭勞苦，先取碣石，再定海、陸二邑，以為根本。」眾人都齊聲應道：「願聽軍師號令。」停了三日，遯庵撥尤奇、呂又達為第一隊，何武、韓普為第二隊，自與馮剛為第三隊，許震、穀深為第四隊，各領二百人馬，聲言攻取海、陸二縣，擺齊隊伍而行。二縣得此消息，各各登城守禦，晝夜提防。誰知羊蹄嶺人馬並未驚動海豐，到了陸豐，遠遠的在城外屯紮了半天，連夜往碣石衛進發。三更已至衛城，毫無守備，遯庵即吩咐爬城。

這五六里大的城，不過一丈多高，頃刻攻進。遯庵叫第一隊殺向中營，第二隊殺向左營，第四隊殺向右營。自同馮剛殺往協鎮府。軍民同知衙門本無兵卒，不必管他。這裏各路殺來，可笑這幾營將官還在床中睡覺。鬧到五更，遯庵坐在協鎮府中，那尤奇、又遠已解到守備沙先、遊擊曾勇。韓普、何武提了參將費時的頭，擒了兩員千總解至。

許震等也拿住守備常棟夫、同知胡自省來到。遯庵吩咐一面豎起招降旗，一面貼了安民榜，將拿來文武概行寄監，其家口亦枋明，分別看守，不許殺害一人，候姚將軍定奪。

不一時，有二千餘軍跪在轅門求降，口稱：「願見姚二老爺。」遯庵一一撫慰，每人賞銀一兩，軍民府所貯倉穀五斗。休兵一日，就著尤奇、何武留本兵四百、降兵一千鎮守，自己領了諸將並千餘降兵，回陸豐縣來。

那陸豐知縣苟又新已得消息，便邀遊擊楊大鶴商議。

大鶴道：「前日賊匪從這裏經過，我原要領兵截住，殺他個片甲不回，因太爺必要堅守，養成此患。如今且候他回山時節，與他對壘一番，再作計較。」苟又新道：「我因賊匪勇悍，前日海豐、惠州兩處都遭喪敗，所以立意堅守。如今前後受敵，料難請討救兵，全仗將軍英武，與賊人廝拼一陣，但不可小覷這廝。」大鶴道：「但請放心！太爺只管守城，我只管出戰，各盡其職就是了。」大鶴即同一員千總、三四員把總，領著一千二百兵，出城紮住次日晌午，早望見羊蹄嶺人馬浩浩蕩蕩而來。大鶴忙將人馬擺開，自執大刀，在陣前彈壓。這遯庵已知陸豐兵馬擋路，曉得大鶴是一員戰將，急喚許震、穀深，吩咐如此如此，卻暗傳號令：「後隊改為前隊，緩緩的退下。」許、谷兩將領了二百餘兵，上前大喝道：「何處不怕死的鳥將官，敢來擋我的去路？難道沒有驢耳，不曉得我羊蹄嶺英雄的利害麼！」大鶴也喝道：「賊少死的囚徒，我來拿你與賀將軍報仇！」一刀砍過。

許震戰了四五合，回馬便走，谷深上前戰了六七合，也就飛馬而逃。大鶴呵呵大笑，招動軍馬，奮力趕來。二人且戰且走。

又遠看見二人敗下，便欲向前，遯庵連忙止住，吩咐暫退十里之遙。柑點兵馬，卻未曾少了一個，不過二十餘人帶傷，發在後營調養。眾人問退兵的原故，遯庵道：「我們不在乎殺他一將，必要取陸豐縣城。楊遊擊負城立寨，他若敗了，一定進城固守。這陸豐有『小蘇州』之號，攻之就費時日了。如今騙他離城十數裏，便可用計破他，調虎離山，取陸豐如反掌耳。」

因叫呂又達、韓普領六百兵馬，打著楊大鶴旗號，連夜賺開城門，先據定城池，馮剛領三百人馬，抄出背後，天明聽得炮響，前後夾攻；自與許震、穀深衣不解甲，三更造飯，五更進城。

大鶴勝了一陣，得意洋洋，離著遯庵的營二里下寨。

告訴千把門道：「吳日升本屬無能，賀斯光誤遭詭計，所以致敗，諸公明日看我一鼓擒他。」眾人道：「全仗大老爺虎威，將這廝們斬盡殺絕。」大鶴吃了一回賀功酒，吩咐眾人不許解甲，枕戈而臥，恐怕賊人劫寨。

到了天明，眾人飯未吃完，聽得炮響三通，羊蹄嶺人馬一齊湧至。大鶴忙提大刀上馬，擺開兵將，跳出陣前，大喝道：「殺不盡的毛賊，還敢來送死麼！」許震一騎飛出，戰有二十餘合，招架不來。谷深即拍馬助戰，那邊千總挺槍敵住正在酣鬥，馮剛早從背後殺來，畫戟起處，紛紛落馬。遯庵亦揮兵殺進。大鶴前後受敵，眾兵四散奔逃。奈許震敵不住大鶴，拖刀敗走，馮剛上前接住廝殺。那穀深已挑死千總，即拍馬夾攻，許震又回馬助戰。大鶴漸漸力怯，手下已不上三百餘人，只得撥馬逃走。這裏全夥追來。

大鶴跑到城邊，誰知又遠等已得了城池，從城門殺出。大鶴纔上吊橋，見不是頭，翻身轉出。馮剛卻好追到，撞個滿懷，一把擒住，喝叫：「綁了。」遯庵進城，于縣堂設一旁座，一面出榜安民招降。又遠解上苟知縣，馮剛送上楊遊擊。那苟又新再三磕頭道：「卑職原不敢抗拒大王爺的，因楊遊擊恃著勇力，冒犯虎威。卑職還有八十歲老母在家，望大王爺開天地之恩，矜全微命！」遯庵笑道：「老父臺何必如此，你命中該死該生，我也不能作主，暫且同尊尊監下，候眾百姓主張。」又新又連連磕頭道：「卑職因辦事認真，眾百姓不大喜歡的，還求大王爺的恩典。」遯庵也不理他，吩咐監著。那楊大鶴已大喊道：「苟太爺如何這等卑污！快先殺我罷！」遯庵道：「楊將軍英武，名震海南，倘能同舉義旗，不勝榮幸。」一頭說，忙走下座來，替他解縛，扶他上坐。大鶴道：「我是此城城守，城池已破，自當以死殉之，再無別議，難道好幫你們反叛不成？」

遯庵道：「弟輩原不敢反叛、皆因有激使然，將來就了招安，也還想替王家出力。」

楊將軍既不屑為伍，這是士各有志，我又何敢強留？」因喚左右：「快取楊將軍器械馬匹過來，我當親送出城，任從尊便。」大鶴見遯庵禮遇交至，又且磊落光明，即下拜願降。遯庵大喜，扶起一同就座。即著人送一紙書到海豐去，勸他全城歸降；又著又遠領三百人馬，上嶺報捷，並請霍武移駐陸豐。

吩咐將縣衙改為公府，自己退居公館。

不數日，海豐回報：「義民竇弼丕糾集居民，執了公羊生，全城歸附，梁尚仁逃走。竇弼丕在外候見。」遯庵傳進，獎諭了幾句，叫把公羊生監下，一切賞罰候主軍到來定奪。

次早，霍武已到，他因得了兩處捷報，留王大海、褚虎鎮守山頭，自己即日同蔣心儀、戚光祖與呂又達就道。于路又接到海豐歸附之信，所以並無阻礙，一直徑進陸豐。遯庵領著眾人擺齊隊伍，迎接入城。進縣署坐定，楊大鶴、竇弼丕上前參見，霍武亦安慰一番。

遯庵道：「眾將軍在此，我等仗著姚將軍威福，眾兵士協力，二旬之內連得三城，那甲子一城，可以不勞餘力。學生愚見，欲暫奉姚將軍為豐樂公，主此一方政治，不識為意如何？」

眾人道：「軍師之見，允協眾心，某等即于今日扶哥哥即豐樂公之位。」霍武道：「白先生不可造次，眾兄弟不可遵依。

姚某一介武夫，暫時躲難，賴白先生及眾兄弟之力，苟目偷生，方將思患預防，豈可妄自尊大？況姚某才略不如白先生，智勇不如馮兄弟，諸公須要三思。」遯庵、馮剛齊聲說道：「主公不必太謙，某等已經定議。」說畢，即同為人羅拜。霍武推辭再四，方纔允了，改去「公」字，自稱豐樂長。

諸人稟見，行再拜禮。禮畢，旁坐稟事。稱由聞次日祭告神明，刊刻印綬。以白希邵為軍師，知軍民重事；馮剛為中營將軍，督理各路兵馬；尤奇、何武為鎮海將軍，控制碣石衛諸路；王大海、褚虎為鎮北將軍；蔣心儀為鎮撫海豐使；許震為前營將軍；韓普為左營將軍，兼知陸豐縣事；戚光祖為右營將軍；谷深為後營將軍；呂又達、楊大鶴為左右龍虎將軍，兼掛先鋒使印；命竇弼丕權海豐事。

弼丕稟道：「小人糾眾縛官，原不過依了眾人的心願，如何便好做官？有本縣典史林老爺蒞任九年，允符民望，求將軍升他知縣，則萬民感戴矣！」霍武准其所請，重賞弼丕，以典史林始泰知海豐縣事。惠防同知，本無甚職守，暫時裁革。民間詞訟，歸鎮海府委員訊理。又出了一張招賢榜文，並招告海豐知縣公羊生，巡檢餘星、陸豐知縣苟又新、典史伍筮仕、巡檢曲薄訓導貢南金、碣石同知胡自省的告示，大約言：各官有無貪刻罪案？在檻之虎，無虞其再噬；已死之灰，寧慮其復燃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冤抑何妨理訴等語。養兵一月，即遣馮剛為大將，楊大鶴為先鋒，何武為合後，領一千五百人馬，望甲子城征進。